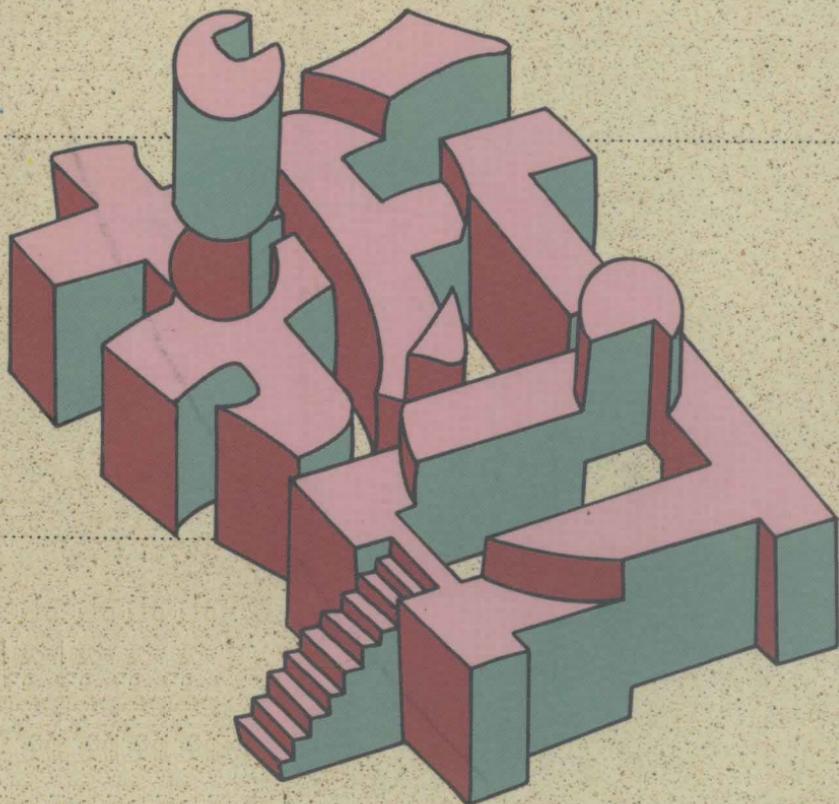




哲學和 自然之鏡

理查·羅蒂
李幼蒸 著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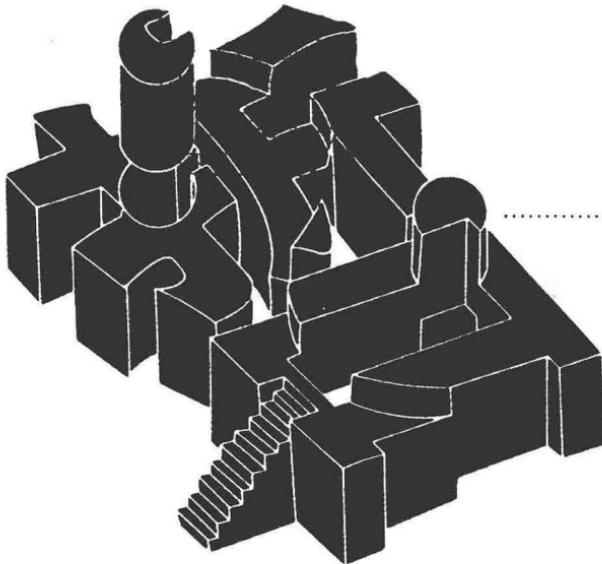
哲學和自然之鏡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理查·羅蒂——著

Richard Rorty

李幼蒸——譯



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藝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⑧

哲學和自然之鏡



原著>理查·羅蒂

譯者>李幼蒸

執行編輯>陳常智 葉淑惠

出版>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張英華

賴阿勝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 385 號 5 樓之 4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話>7763988 7763141

3416949 3631407

電傳(FAX)>886 2 7720432

886 2 3969194

郵撥帳號>1101022-4

0104579-2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3717 號

局版台業字第 1166 號

印刷>鴻陞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 年元月(印數：1 ~ 2,000)

定價／新台幣 350 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551-008-9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編審委員

【哲學與宗教學】

●總召集人——楊國樞

●召集人——郭博文、楊惠南

●委員——成中英、李英明、杜維明、沈清松、林正弘、吳光明
章政通、莊文瑞、傅大為、董芳苑、廖立文、廖仁義
劉述先、蔡美麗

【藝文】

●召集人——蔡源煌

●委员——李祖琛、周玉山、張大春、張漢良、陳傳興、齊隆壬
鄭鵬程、鄭樹森

【史學】

●召集人——張玉法

●委员——江金太、李永熾、杜正勝、林毓生、金恆煥、張朋園
許倬雲、黃俊傑

【語言學】

●召集人——黃宣範

●委员——丁邦新

【心理學】

●召集人——鄭昭明

●委员——宋文里、黃光國、黃榮村、游乾桂、雷霆、楊國樞

【教育學】

●召集人——張春興

●委员——鍾思嘉

【人類學】

●召集人——李亦園

●委员——許木柱、陳文德、張恭啓、黃應貴、黃道琳

【社會學】

●召集人——文崇一

●委员——丁庭宇、王杏慶、金耀基、高承恕、孫中興、馬康莊
陳忠信、張家銘、葉啓政、瞿海源、蕭新煌

【政治學】

●召集人——胡佛

●委员——朱雲漢、吳乃德、周陽山、洪鑑德、許津橋、蔡詩萍

【法律學】

●召集人——王澤鑑

●委员——李鴻禧、林文雄、楊日然

【經濟學】

●召集人——于宗先

●委员——麥朝成、夏道平、賴建誠

【傳播學】

●召集人——徐佳士

●委员——李金銓

●總策劃——高信疆

●執行主編——張大春、祁安國

●美術顧問——李男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序

從高空中鳥瞰大地，細流小溪、低丘矮嶺渺不可見，進入眼簾的只有長江大海、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在亙古以來的歷史時空裏，人生的悲歡離合，日常的蠅營狗苟，都已為歷史洪流所淹没，銷蝕得無影無踪；但人類的偉大思潮或思想，却似漫漫歷史長夜中的點點彗星，光耀奪目，萬古長新。這些偉大的思潮或思想，代表人類在不同階段的進步，也代表人類在不同時代的蛻變。它們的形成常是總結了一個舊階段的成就，它們的出現則是標示著一個新時代的發軔。長江大海和高山深谷，刻畫出大地的主要面貌；具有重大時代意義的思潮或思想，刻畫出歷史的主要脈絡。從這個觀點來看，人類的歷史實在就是一部思想史。

在中國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很多傑出的思想家，創造了很多偉大的思潮或思想。這些中國的思想和思想家，與西方的思想和思想家交相輝映，毫不遜色。這種中西各擅勝場的情勢，到了近代却難繼續維持，中國的思想和思想家已黯然失色，無法與他們的西方同道並駕齊驅。近代中國思潮或思想之不及西方蓬勃，可能是因為中國文化的活力日益衰弱，也可能是由於西方文化的動力逐漸強盛。無論真正的原因為何，中國的思想界和學術界皆

應深自惕勵，努力在思想的創造上發憤圖進，以締造一個思潮澎湃的新紀元。

時至今日，世界各國的思潮或思想交互影響，彼此截長補短，力求臻於至善。處在這樣的時代，我們的思想界和學術界，自然不能像中國古代的思想家一樣，用閉門造車或孤芳自賞的方式來從事思考工作。要想創造真能掌握時代脈動的新思潮，形成真能透析社會人生的新思想，不僅必須認真觀察現實世界的種種事象，而且必須切實理解當代國內外的主要思潮或思想。為了達到後一目的，只有從研讀中外學者和思想家的名著入手，研讀當代名家的經典之作，可以吸收其思想的精華，更可以發揮見賢思齊、取法乎上的效果。當然，思潮或思想不會平空產生，其形成一方面要靠思想家和學者的努力，另方面當地社會的民衆也應有相當的思想水準。有水準的社會思想，則要經由閱讀介紹當代思潮的導論性書籍來培養。

基於以上的認識，為了提高我國社會思想的水準，深化我國學術理論的基礎，以創造培養新思潮或新思想所需要的良好條件，多年來我們一直期望有見識、有魄力的出版家能挺身而出，長期有系統地出版代表當代思潮的名著。這一等待多年的理想，如今終於有了付諸實現的機會——久大文化公司和桂冠圖書公司決定出版「當代思潮系列叢書」。這兩個出版單位有感於社會中功利主義的濃厚及人文精神的薄弱，這套叢書決定以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方面的書籍為主。為了充實叢書的內容，桂冠和久大特邀請台灣海峽兩岸的多位學者專家參與規劃工作，最後議定以下列十幾個學門為選書的範圍：哲學與宗教學、藝文（含文學、藝術、美學）、史學、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人類學、社會學（含未來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管理學及傳播學

等。

這套叢書所談的內容，主要是有關人文和社會方面的當代思潮。經過各學門編審委員召集人反覆討論後，我們決定以十九世紀末以來作為「當代」的範圍，各學門所選的名著皆以這一時段所完成者為主。我們這樣界定「當代」，並非根據歷史學的分期，而是基於各學門在理論發展方面的考慮。好在這只是一項原則，實際選書時還可再作彈性的伸縮。至於「思潮」一詞，經過召集人協調會議的討論後，原則上決定以此詞指謂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學術思想或理論：（1）對該學科有開創性的貢獻或影響者，（2）對其他學科有重大的影響者，（3）對社會大眾有廣大的影響者。

在這樣的共識下，「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包含的書籍可分為三個層次：經典性者、評析性者及導論性者。第一類書籍以各學門的名著為限，大都是歐、美、日等國經典著作的中譯本，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第二類書籍則以有系統地分析、評論及整合某家某派（或數家數派）的理論或思想者為限，可為翻譯之作，亦可為我國學者的創作，其讀者對象是本行或他行的學者和學生，兼及好學深思的一般讀書人。至於第三類書籍，則是介紹性的人門讀物，所介紹的可以是一家一派之言，也可以就整個學門的各種理論或思想作深入淺出的闡述。這一類書籍比較適合大學生、高中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以上三個層次的書籍，不但內容性質有異，深淺程度也不同，可以滿足各類讀者的求知需要。

在這套叢書之下，久大和桂冠初步計畫在五年內出版三百本書，每個學門約為二十至四十本。這些為數衆多的書稿，主要有三個來源。首先，出版單位已根據各學門所選書單，分別向台

灣、大陸及海外的有關學者邀稿，譯著和創作兼而有之。其次，出版單位也已透過不同的學界管道，以合法方式取得大陸已經出版或正在編撰之西方學術名著譯叢的版權，如甘陽、蘇國勛、劉小楓主編的「西方學術譯叢」和「人文研究叢書」，華夏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文庫」，陳宣良、余紀元、劉繼主編的「文化與價值譯叢」，沈原主編的「文化人類學譯叢」，袁方主編的「當代社會學名著譯叢」，方立天、黃克克主編的「宗教學名著譯叢」等。各學門的編審委員根據議定的書單，從這些譯叢中挑選適當的著作，收入系列叢書。此外，兩個出版單位過去所出版的相關書籍，亦已在選擇後納入叢書，重新加以編排出版。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所涉及的學科衆多，為了慎重其事，特分就每一學門組織編審委員會，邀請學有專長的學術文化工作者一百餘位，參與選書、審訂及編輯等工作。各科的編審委員會是由審訂委員和編輯委員組成，前者都是該科的資深學人，後者盡是該科的飽學新秀。每一學門所要出版的書單，先經該科編審委員會擬定，然後由各科召集人會議協商定案，作為選書的基本根據。實際的撰譯工作，皆請學有專攻的學者擔任，其人選由每科的編審委員推薦和邀請。書稿完成後，請相關學科熟諳編譯實務的編輯委員擔任初步校訂工作，就其體例、文詞及可讀性加以判斷，以決定其出版之可行性。校訂者如確認該書可以出版，即交由該科召集人，商請適當審訂委員或其他資深學著作最後之審訂。

對於這套叢書的編審工作，我們所以如此慎重其事，主要是希望它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能具有令人滿意的水準。編印一套有關當代思潮的有水準的系列叢書，是此間出版界和學術界多年的理想，也是我們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能提供的最佳服務。我們誠

懇地希望兩岸的學者和思想家能從這套叢書中發現一些靈感的泉源，點燃一片片思想的火花。我們更希望好學深思的民衆和學生，也能從這套叢書中尋得一塊塊思想的綠洲，使自己在煩擾的生活中獲取一點智性的安息。當然，這套叢書的出版如能為中國人的社會增添一分人文氣息，從而使功利主義的色彩有所淡化，則更是喜出望外。

這套叢書之能順利出版，是很多可敬的朋友共同努力的成果。其中最令人欣賞的，當然是各書的譯者和作者，若非他們的努力，這套叢書必無目前的水準。同樣值得稱道的是各科的編審委員，他們的熱心參與和淵博學識，使整個編審工作的進行了無滯礙。同時，也要藉此機會向高信疆先生表達敬佩之意，他從一開始就參與叢書的策劃工作，在實際編務的設計上提供了高明的意見。最後，對久大文化公司負責人林國明先生、發行人張英華女士，及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個人也想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們一向熱心文化事業，此次決心聯合出版這套叢書，益見其重視社會教育及推展學術思想的誠意。

楊國樞
一九八九年序於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哲學與宗教學類召集人序

「當代思潮」雖然不是一個有明確涵義的名詞，但是不論對它在時空範圍和內容上如何界定，一定要包含最近數十年來西洋哲學與宗教思想的發展。在一套當代思潮系列叢書中，如果有存在主義者、分析哲學家、現象學者、新馬克思主義者，或天主教與新教神學家的作品，就會使人覺得欠缺極重要的一部分。

哲學與宗教思想家的專門著作表面上看來讀者有限，但其中所包含的觀點和理論，往往能够透過各種不同的管道，對於學術文化的發展、文學藝術的創作，以及社會政治的活動，產生反省、批判與引導、開創的作用。有關人類知識和信仰的基礎與生命的終極意義問題，自古以來一直困擾著人的心靈，這類問題並不因經濟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而消失，反而更顯示其嚴重性和迫切性。哲學家與宗教思想家就是盡最大心力去釐清這類問題，並試圖提供答案的人。他們的成果也許並不令人滿意，但他們的努力却值得為每一個關懷人類命運與文明前途的知識分子所重視。

這套叢書哲學與宗教學類所收集的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重要哲學家與宗教思想家的代表著作。以第一次大戰為斷代的界限，是指有關思想家主要學術活動和著作出版的年代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人是一慘痛的經驗，促使他們對知識與價值的問題作更深刻的反省，在哲學與宗教思想上也展現新的

風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活躍的思想家，在感覺上與我們屬於同一時代，他們的學說與理論，還是當前哲學與宗教研究者直接討論和批評的對象，對於一般知識大眾也還能發生較大的影響力。其中有少數幾個人，例如胡塞爾與杜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已嶄露頭角，但他們的學術思想活動為期甚久，有些最重要的作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出版的，所以也包括進來。

我國引介西方思潮已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但成效並不顯著，其中除了社會政治的動亂和語言文化斷層等因素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國學者缺乏虛心與耐性，對於西洋的思想與學說，喜歡作泛泛的談論和自以為是的批判，卻不願作長期有計畫的研究吸收和沉潛深入的理解。這一點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經典名著的翻譯工作做得太少，太沒有系統。以傳統西方哲學而論，即使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休謨、康德這些重要性無以復加的哲學家，他們的作品都還沒有完整且為學術界所公認的標準譯本。這種情形在有關當代思想名著的翻譯上更是如此。我們雖然不時可以看到介紹、評論諸如實證論、詮釋學、批判理論、結構主義，或新正統、解放神學之類的文字，却很少有這些不同學派主要代表著作嚴謹可靠的翻譯。已有少數零散的翻譯由於素質不高，並不能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參考和依據。

近年以來情況已有改善，台灣海峽兩岸的學者傾注全力從事當代思想名著翻譯工作的人漸漸多起來，使我們覺得有必要將這種工作的成果做有系統的搜集整理，並盡可能加以擴充延續。我們先初步確定一份近七、八十年來哲學與宗教方面最重要著作的清單，然後根據這個書單尋求中文譯本。如果已有的譯本合乎水準，就請原譯者或有關專家加以審核修訂後，列入本叢書中。如果還沒有中文翻譯或已有譯本品質不佳的，則設法邀請能力足以

勝任的學者，擔任重新翻譯的工作。希望這套叢書出版後，能為有志於探討當代哲學與宗教思潮的人，提供一套比較完整而且可以信賴的第一手中文資料。

真正專業性和學院式的研究，自然要以原文的閱讀為起點，而不能只依賴中文翻譯。一個不懂德文的人要談論海德格（Heidegger）或一個不懂法文的人要談論傅柯（Foucault），在學術界一定難以得到認可。但是我們也不應過份低估譯書的功能和價值，不要忘記康德所讀的休謨著作是德譯本，而許多受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啟發的學者並未直接接觸希臘文原典。良好的譯本可以激發青年學生和社會人士研讀的興趣，使原著的內容為更多人所認識，因而產生更廣大的影響。如果堅持一切研究都要由外文原著入手，將使西方哲學與宗教思想的瞭解，局限在少數專家學者身上，對於整個社會文化水準與生活品味的提昇，並沒有太大幫助。唯有當沙特（Jean-Paul Sartre）、巴柏（Karl Popper）、羅爾斯（John Rawls）或田立克（Paul Tillich）這些人的作品為一般知識大眾所熟悉，成為他們教養過程或閒暇時間常備的精神食糧，我們才可以說國人吸收西方文化，已經達到成功的地步。這一套叢書哲學與宗教學類的編輯，主要用意就是希望在這方面盡一分力量。

除了重要思想家本身的代表著作之外，本叢書哲學與宗教學類也收集一部分綜論性和歷史性的作品。這一類作品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各種相關的問題和爭論，以及各家各派的歷史發展與基本主張，所選的都是該一題材較完整而具有權威性的作品，我們也很樂意地將它們呈獻給關心當代哲學與宗教思潮的讀者。

郭博文

一九八九年七月序於台灣大學哲學系

中譯本賀麟教授序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凱南講座教授理查·羅蒂的名著《哲學和自然之鏡》的中譯本就要和我國讀者見面了，作者曾來信邀我為中譯本寫一篇序言。對於一個早年曾在美國研習西方哲學的中國學者來說，能為一部當代美國哲學名著的中譯本作序，自然備覺榮幸和欣慰。

1982年前，當羅蒂教授還在普林斯頓大學時，我們已有書信往還，不久後收到了他寄給我的這本書，讀後頗有耳目一新之感。1985年夏，他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邀請來京、滬講學訪問時，我們有過幾次接觸。羅蒂專長當代哲學問題，但對西方哲學史興趣濃厚，因而彼此交談十分融洽，互相增進了瞭解。記得去夏某晚羅蒂夫婦冒著傾盆大雨來我家作客，在書房裏我們暢談了過去六、七十年間中美學術交流的歷史，對今日兩國哲學界交往日趨密切同感快慰。

關於這本書的重要性和它在今日世界各國的影響，過去幾年間國內書刊陸續有所介紹，我國讀者已有一些瞭解。值得注意的是，自本書出版以後的幾年間，在美國幾次哲學學會年會上羅蒂的講演都成為大會矚目的中心，特別是在1983年春舊金山的太平洋區分會年會上和同年十二月波士頓東區分會年會上，羅蒂的新

實用主義思想曾引起熱烈的討論。羅蒂思想今日不僅成為美國哲學界中一個重要話題，而且已擴大成為美國文化界中的一個重要話題了。

羅蒂曾在分析哲學中心之一的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任教二十餘年，長期研究過分析哲學的各種問題，並有突出建樹。六十年代末以來逐漸擴大關注範圍，特別留心於現代歐洲大陸哲學思潮，因而擴大了視野，並從新的角度對當代美國主流哲學——分析哲學予以徹底反省。本書就是作者對西方傳統主流哲學和當代美國主流哲學進行批判地再思考的產物，同時它還論及了哲學與文化關係這一涉及美國哲學前景的大課題。由於本書對邏輯經驗主義的若干基本原則進行了剖析和批評，在以分析哲學為主導的美國哲學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不難想像，羅蒂對一些分析哲學標準信條的挑戰，不免會導致一些保守的哲學家的不滿，於是在相對平靜的美國哲學舞臺上掀起了層層波瀾。

談到羅蒂的學說，首先會令人聯想到杜威。對於杜威的哲學，我國哲學界其實是相當熟悉的。抗戰以前的二十年間，在我國哲學界較具影響的現代西方哲學家也許首先應當一提的就是杜威、羅素和柏格森等。作為早先西方一代思想大家的羅素，既曾反對過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又曾對杜威及其門人的實用主義予以抨擊（解放前我對他們各自的學術均有論述）。有趣的是，這兩位學術上的對手二十年代初都曾來華訪問講學，並傾慕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寧靜趣致。杜威本人甚至延長了預定的訪問時間，在華流連忘返，這已是哲學界一段熟知的軼事了。

其實，在現代西方哲學各家各派中，對舊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應該首推杜威。這不僅是由於胡適先生的提倡，而且也由於他的哲學本身反對玄遠，易於理解和便於應用。杜威和羅素儘管

學術觀點迥異，却都認為哲學應有益於社會和人生。兩人都曾想通過教育運動來使哲學應用於社會和文化之改造。然而作為教育家的羅素却遠不及杜威重要，杜威作為教育理論家的聲望並不亞於其作為哲學家的聲望。

羅蒂的新實用主義儘管有多方面的思想淵源，在我看來，他所受到的最主要的影響還是來自杜威和詹姆士。1947年我在北大講授現代西方哲學時，曾介紹過這兩位美國哲學家。（參見拙著《現代西方哲學講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67頁）在這兩講中我論述了他們有關真理、觀念、理念、本質、意識、身心關係和社會協調作用等幾方面的反傳統觀點。我指出，詹姆士說「世界上沒有超越於人的真理」，並「提倡情感、信仰、意志，而貶抑抽象思想」；他認為「要觀察人心，必須從它的功用、機能活動諸方面去認識……。觀念不是靜止的鏡子（著重號為此刻引述時後加，以示與本書中「鏡子」隱喻的關聯），而是有用的武器，有一套觀念就有一套武器來應付對象，這些都是心理的功能」。我又介紹說，詹姆士認為「真理不是柏拉圖所說的理念或是亞里士多德所謂的範型，真理之是否確為真理必須看觀念和它能引起的實際效果是否相合」，因此「真理就包括了『觀念的有效性』」，「效用就成了考驗真理的標準」。這些觀點與羅蒂在本書中提出的反柏拉圖主義、反觀念鏡子說是一脈相承的。

在論述杜威時我側重於他的真理社會觀，於是所謂的「真理效驗」就進而落實在社會「協作」（coordination）觀上了，這一點與本書中譯本附錄中收入的羅蒂在日講演中宣稱的「協同性」（solidarity）原則，可謂如出一轍。1928年我曾在美國哲學年會上聽到杜威宣讀他的論文，其標題即為「社會作為一個哲

學範疇」。記得當時聽講的孟泰格曾批評他把「社會」尊崇為黑格爾式的絕對者。我在北大講演時也指出，杜威「想提出『社會』作為認識論的一個範疇，作為批判哲學的一個標準」；並談到「他反對把身心分開，也反對把心理現象分成知、情、意部門，心理學要研究的只是整個行為的調整協合、適應，也即行為的動態，不再是舊式心理學家所矚目的意識狀態」；而他所謂的「協合」，則指「協合只是一種組織，一種使工具能够相互配合而達到某一目的的組織」，因此「協合就是一種適應」。這些說法與羅蒂在本書中花相當篇幅批評的西方傳統認識論甚至在措詞上都十分接近。正是在杜威實用主義中，我們看到了對行為、效果、社會檢驗等羅蒂今日所重視的一些觀念的強調，而反對傳統心理學的心靈觀和意識觀，更為杜威和羅蒂共同堅持的立場。

在當時的講演中我曾總結說，「杜威對於傳統哲學的駁斥的確言之成理，但傳統哲學在他所揭出的每一『罪狀』裏面都依然保有從容答辯的餘地」。這可以說是我當時對正在流行的舊實用主義的一般態度。當然，今日羅蒂新實用主義思想並非杜威舊實用主義的翻版，前者是後分析時代的哲學家，後者却基本上是前分析時代的哲學家。此外，關注當代西歐哲學思潮（主要是維特根施坦和海德格）的羅蒂，也與主要熟悉西歐哲學史的杜威（主要是柏拉圖和黑格爾）具有著差距頗大的不同學術背景，這是時代演變的必然情形。我在和羅蒂交談時曾提及二十年代末在美留學時聽杜威和懷特海講演的往事，而羅蒂亦談到他曾是懷特海的高足哈茨霍恩的學生。時光荏苒，竟然已是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對今日美國重新恢復了對杜威的重視很感興趣，看來一位哲學家思想的影響，是隨時代和環境的改變而起伏不定的。

《哲學和自然之鏡》一書過去幾年來引起了我國一些哲學工

作者很大的興趣，不時見到對此書的介紹和報導。而且這本書的部分章節也曾有人著手譯過，如蘭州大學中文系徐清輝同志（她於1981到1982年間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進修美學，與羅蒂相熟）等；現在哲學所現代外國哲學研究室李幼蒸同志將全書翻譯出來，並增譯了羅蒂的另外四篇文章，作為中譯本的附錄。李幼蒸同志在美進修期間曾在普大哲學系作訪問學習，羅蒂為其聯繫人，其後轉至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仍與羅蒂保持學術聯繫，對其思想做過系統研究，在此基礎之上完成了本書的翻譯。希望這個中譯本能為我國讀者提供一份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賀 麟

1986年11月於北京